

陈岳波 ——倾毕生心力在收书、藏书

骆明

本来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应该为六月间离去的陈岳波先生写一点事迹，让他拥有着坚持持久不歇的为新加坡华文出版的书刊，毫不间断地，一有出版就一定要拥有 1、2 册新出版的书刊。

知道他有这种心意、这种意愿，是从他高中毕业以后，出来社会工作就开始了。

知道陈岳波是在 1961 年在中正初中毕业，那一年是华校三三制的最后一年。以后的学制就改成现在的第四二制了。

根据后来跟他的书店有了来往，就有了经常的接触。知道他除了看书店、卖书之外，这个人是店员负责人，也是爱书的人，就在坊间有书出版的时候，不是相识的人的赠送，更多的时候，也跟一般的读者一样地到处买书。由于他的身份问题，有没有同行给予优惠折扣，那就不得而知。而且知道以他的交情，小小的折扣应该是不是问题的。

既然书刊都买了下来，还在乎那 10-20 巴仙的折扣吗？以陈岳波的个性，他是不大会计较的。这种事我们从来不当面提出来，那就是大钱都肯花了，那还计较几个小钱。

其实在久不久去买一本书，才到书店跑的人，那是小钱。对于常年累月，不计时数，不计这杂志与书是否是很需要，因为那是用来作为收藏，用来作为资料，就不用计较那一些了。

这样的买书与收藏，除了要能舍得花钱，也要有时间，更重要的是决心，坚持之心，因为那是持久的，不间断的。那不是一时兴趣，是要有恒心，要花时间，有兴趣，不怕麻烦，更要舍得花钱来买。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底限的用度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一点心，一个理想，一个意愿，一个梦想。

陈岳波其实跟所有书店的工作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店员，不知究里的人，就不知道，这么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书店的店员，却在做一件大事，一件持久有恒，有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的用的工作。

在我们这儿，对于这样的工作，是没人欣赏，没有人支持，没有人表于赞扬的。当然，真的有心做这种默默静静，不张扬，不吹嘘，是用心，用时间，用毅力，加工也许也要省吃少用来做这种额外的工作。生前社会不会受人关注，当然不知究底的人是无从察觉的。可是他们就是抱有一种为国家社会做一点，为后人们留下一些有价值、有用的东西。

一些人可能都会说，做这种工作是无底，他们是傻子。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有聪明人，有傻子。计算一下，聪明人在这个社会还是占很大的比例，可偏偏还有那些不求闻达，不求张扬的，在做那些聪明人不想做的事。

这是一个万花筒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当然，谁也不应该当傻子，做傻事，可也不一定，不是都往钱看的，也有人只想做一点事，一件别人不在意，不去挣，不去夺的事。

象陈岳波这种用一辈子心力在进行这样一件事，不说出来，没有为他们讲出来，那不就默默无闻，没人知，没人晓了。

其实在我们这儿，在做这种事，在做傻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同行业。就是华文书业界还有人同样在做这种不求闻达的工作。

现在有些人要写一些论文，要有证有据，因此在到处寻找资料，就找到这些藏家了。过去不是有人常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有用时，才会急着去找。

收集书刊是一种漫长、寂寞、枯燥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收书，要知道在哪儿，那些不一定会有太多人知晓的地方，才能找到比较少人问起的书刊，而且也是要长年累月去追踪，去寻觅，那是要有耐心，有一股坚持不懈的精神，是要肯花时间的。当然，钱也是一个问题。

是什么因素促成陈岳波在进入社会，在年纪还不太大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选择这样一道路，迈开脚步，去干、去做了。

一踏上这一步，就是要一直干下去，不能回头，不能半途而废，不然就是无功进退，半途而废了！

当然，陈岳波是一脚踏上了船，就不能回头，不再回头的心态。

有时到他的书店看书，当然多数是谈天，说书的事情也有。天南地北，总会有人谈到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怎么样一本书，那是刊物被禁止以后流落在街头。这种东西不多，在市面也不多。对于一般人来说，大都不会用心关注，但是作为一个收书，有藏书癖的人看来，那可是一件珍品，一件宝物。那种欢愉之情，从他在谈经过历程的时候，是感受得到的。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从心底发出来的兴奋之喜了。

陈岳波不只是在书店卖书，他也向其他地方，别的书店买书。

至于地摊，吉霜桥，南天水沟边，快乐世界内的小书店，他总是去光顾，也在那儿花了不少的钱，而他更认为是捡到宝了，也高兴了一阵子。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岛国也在百业持兴。

许多地方都在拆房子、建房子。那些旧的大洋房，也有一些不是大洋房，有好多人是好阅读的，多少有收集书刊等。在拆房子的时候，书是不受青睐的。拆房子的场地，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书刊满地，没人去关心。

据知，陈岳波也到这种场地捡书，收书。他认为有时可以捡到一些珍藏。

我也有机会得到他事先告知，跟他去捡了 1、2 种那些人搬家丢弃不顾的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找到了几十册巴金编的文库。那时，也是兴奋了一大阵子。

陈岳波不是一个有很多闲钱的人。他是一个店员，一个受薪的职员。许多人也许会因此叹息、埋怨生活难过。但他是一位有特殊风格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在收书、买书上、藏书的乐趣中。

收书、藏书是他的兴趣、他的志愿。收书、藏书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为自己。他心中所具有的应该是一个梦想、一个宏愿。这种梦想，这种憧憬，不是什么人都会有的。因为那是一个持久、不可能付出后还未必能见到有很大成果的愿景。因为那终究是一个人之力。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人，那应该会单调，寂寞了许多。

很早就想为陈岳波写一点纪念性的东西了。因为最近身体有些状况，同时也有人认为陈岳波并非写作阵营中的一位写作人，没资格入这个大门。更何况，这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逝去的作家都不说、少提，没有精巧报导。这些人大多都被遗忘了。虽然，最近对于作家的离去，又有了报导，而且有些不只是一个报导，还接二连三地刊登，好不热闹。

陈岳波虽然没写东西，但是收书、藏书，还协助许多文艺工作，代为收集，长久不倦。这种工作，不只做几次，而且是经常，次数是多的，而且从没任何埋怨。

因此虽说不是写作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工作者。因此我认为应该有些文字，讲出事情真相。因此，我就写了这一些，只当一个事实，那绝对不是他跟我有一段师生的关系。

陈岳波离开我们有大半年了。许多人最想知道他的藏书如何处理。因为那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实际是多少，没人能肯定。

这一段时间，刚好中正中学在征求教师、校友的作品，以为成立一个“艺文馆”，一边收藏以及研究作品。

那是有长久的存在的价值以及作用的。

工作已经进展得快要收尾的阶段。这个时候，知道陈岳波收藏了长久以来本地出版的作品。虽然不会全部都是和中正有关系的，但其中应该包有中正有关的教师、校友的作品。这样肯定让“中正艺文馆”更充实，更完善。况且，陈岳波又是中正 1961 年毕业的校友。

为此，我们特地联络了也是中正校友，而且跟陈岳波有长久交往的以为姓李校友，获得的回复是要等家庭各有关成员的讨论，才能做出结论。

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让所有的藏书能归于一处，那应该是一个完满的结果。

陈岳波是倾毕生心力在努力在收书、藏书。这一件事情，问他究竟有多少数目，他似乎也没加以统计过。他只是说政府祖屋的储藏室满满的，因此没法设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大约也可以估量出相近的数字，数目不小。

这些是花了一生的心力，毕生心意地一点一滴地去完成。

他是一位在文学边上的人，却为文学做了一件大事。